

ZHENGANXIAOSHUONIANXUAN

王龙 主编

正安小说年选

2013
—卷—



團結出版社



ZHENGANXIAOSHUONIANXUAN

王龙 主编

正安小说年选

2013
— 卷一 —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安小说年选. 2013 卷/ 王龙主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10

(青山文存)

ISBN 978-7-5126-3176-2

I. ①正…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827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3176-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正安小说年选·目录

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

月亮坟·郑和	1
茶仙·何育薇	49
雪是一朵花·刘书青	56
纤手如玉·帅巾	64
瓜儿·冯其沛	109
小说三题·骆礼俊	134
知青白秀才·雷波	158
高考·吴敏	165
青枚·余灵	173
选择·湖音	183
孟春·黎荣坐	226
孤独·郑绍兴	239
未来在来的地方·王开宇	247
花开有声·朱佳勤	262
五爷其人之离奇车祸·陈南水	276
老鞋·刘艳霞	297
从傍晚到午夜·黎刚	306
老家·张瑾	314
静静的白玫瑰·吴纪林	320
心中的维纳斯·孟庆玲	333
山果属猴·雷霖	338

月亮坟

郑和

寨子岭——岭在山上，寨子在岭上。

站在岭下看，东山梁子颇像个慵懶的妇人，且怀了胎，将要临盆。高高隆起的寨子岭，便是妇人怀了胎的圆而尖的肚皮。

一条青色的石板小路，在一条清可见底的溪流里洗净了脚，淘气地拱着腰，纵身从一方悬于半空的石头下跳过，一头扎进林子里，顺着山势，弯弯拐拐地向岭上攀爬。

我立于溪边，顺着山路攀望，视线所及，还是没有一户希望中的人家出现。

“马校长，还有好久才到啊？要不，先歇会，洗把脸再上坡吧！”我心里有些抑郁，便对前去乡场里接我的马校长提议。

“不远不远，上了这坡就到了。”马校长指了指面前形如妇人肚皮的山岭，说，“顶多再走个把小时——咱们就先歇会再上坡。”

他一边说，一边找块平整的地蹲下，将背篋小心地搁到地上。

背篋上，捆着我的行李——几本书，两床被子，一个皮箱。他一只手稳着背篋，另一只手扯起衣服，揩了把汗，然后从裤兜里摸出一个裹成卷的黑胶袋，打开，分出一根叶子烟，掐成一小段一小段，裹了起来。

这个鬼地方，都走了三个多小时了，还要走一个小时——我心里恼火地诅咒了一句，本来还想说两句更难听的话，出出心头的怨气，可看见马校长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便把到了嘴边

的话咽了回去。

今天早上，我坐车赶到乡场，去教办报到时，马校长已经等在那里了。听到说他是特地来接我的，意外之余，便有某种感动流进心里。

这年头，老师这个职业，颇为尴尬。说是铁饭碗，其实碗里装的，无非只是些残汤剩饭，勉强吃了，还会遭人白眼，受人瞧不起。就连我们师范的老师也说，要是分到了偏远山区，找个好看点的媳妇都困难。因为这句话，我的好多同学，毕业后连家也没回，就直接汇入了南下打工的大潮。

我非但得回来当老师，还得到这最最偏远、最最落后的寨子岭来当老师。想起来心里就窝囊，就憋屈。好的是，有校长亲自来接我，稍稍刺激了一下我的虚荣心——老师，还不至于像我想象的那么卑微。

我们在乡场上吃了几个油糍，便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马校长说，他猜到我带的东西准不少，就背了背篋来。也幸亏他背了背篋来，要不，单靠我们两双手，大包小包的，还真拿不了。

马校长利索地把全部东西捆在背篋上，只把吉它给我。他说：

“这玩意你自个背，我怕不小心弄烂了。”

说实话，让贵为校长的他给我背行李，我心里挺过意不去，更不好意思。一来，他可是我今后的领导，哪有领导给手底下人当背篋的道理？二来，看他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至少也是挨五十的人，让我一个年轻人空着手，这像什么话呢？

我说还是由我自己背，他便死死抓住背系不放，说山路难走，说不定我空手都要跌跤子。我最终没能拗过他，只得背上吉它，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

等进了山，见识了这比蜀道还难的路，我又暗自庆幸，幸亏有马校长来接我，要不我一个人，这大包小包的，肯定是没法子弄上岭。搞不好，我会半途而废，打道回府。这个该死的铁饭碗，不端也罢。

一路上，马校长好几次找话头，想跟我说话。可我越走心里越是憋闷，越是委屈，根本不想说话。再说，就算是我想说话，也分不出那份闲心来。说是山路，基本上见不到路的影子，差不多都是在刺笼笼里钻，还一忽儿上，一忽儿又下，到处都是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

乱石头，稍不留神，要么就给绊一跤，要么脚肚子上就会留下几道血痕。

我顾脚下都顾不过来，哪还有心情和他说话？

马校长大概是从我阴阴的脸上，意识到了什么，便不再出声，只到了某处危险地方时，提醒我一声“小心”。

我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攀过危险处。手臂上，难免会被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刺或者茅草，留下几道纪念，汗水一浸，就火辣辣地生痛。

每每这时，我心里的抱怨与委屈，就会积厚一分。要不是有马校长在，我直差骂娘。

我本来可以不当这个老师，更不必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寨子岭来，遭这份罪，可我的父亲，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拒绝了他同学的好意，硬是把我塞进这山沟沟里来。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得了轻微的老年痴呆。

父亲的同学在一个区里当书记，听说我师范毕业了，主动找到父亲，要帮我改行，到行政上去。可我父亲，我那可亲可敬又可恨的父亲，不止拒绝了他同学的一番好意，还跑到教育局，主动要求把我分到条件最差的寨子岭，理由是，年轻人需要锻炼，要学会吃苦。

我真搞不懂，父亲为啥就那么死脑筋，非得送我上教书这条道不可。当初我想读高中，他给我报考了师范，说那是国家的铁饭碗。如今我有机会改行，他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人家，还非得让我来这最远最穷的寨子岭来遭罪。

教书有什么好呢？他教了一辈子的书，没教出几个像样的学生不说，还穷得连我上师范的学费，都是卖了家里的陈谷子凑齐的。他们学校的老师，一个个都穷得丁当响，借遍整个学校，一分钱也借不出来。

我心里纵然觉得教书有千般不好，父亲有万般不是，却不敢当面顶撞他。从小到大，我好像就没有一次敢顶撞他。他说当老师好，那我就只能当老师。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就和教育局签了个协议，我去寨子岭工作一年，就可以换取到一个带薪去读教院的机会。

当时我还乐观地想：一年而已，不是说，一弹指，十年间吗？可这会，我是肠子都悔青了。要早知道寨子岭这么偏远，再怎么我也得违背一次父亲的意愿。这种鬼地方，别说一年，就是一天，恐怕我也熬不过去。

我想归想，要真这样做，恐怕再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当初我不去读师范，父亲就让我跪在香盒前，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母亲也气得要喝敌敌畏。现在要是我说不想要这工作，怕不真把父亲母亲给活活气死。这种不孝子之名，我可背不起。

我和马校长走了近三个小时，除了见到一座破旧的土地庙外，连一户人家也没见到。难怪这个鬼地方，好多人宁可不要这个铁饭碗，也不愿意来。甚至有传言说，寨子岭上住的，都是苗子，外人去了，稍不留神就会给他们揪来杀了，腌成腊肉。

“你的脚一定起泡了！用溪水泡泡吧，会好很多。”马校长抽一口烟，咳嗽一声，和善地说。

我取下吉它，放在溪边的草丛里，然后选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我俯下身子，溪底光滑的石板上，便平平展展地铺开一张汗涔涔的脸来。

才这么半天的时间，我就差不多认不出我自己来了。

一条泥鳅从石板缝隙里滑出来，误把我的映在石板上的头发，当成了一团水藻，竟钻进去，玩耍起来。它玩耍一阵，似乎觉得无趣，便摆一摆尾巴，伶伶俐俐地从我额头滑下，在我鼻尖处打一个旋儿，身子一弓，便钻进我鼻孔里，身子再一弓，又从左耳朵里蹿了出来。

我甚觉有趣，一时童心大发，便想捉了这泥鳅来，把玩一番。这念头刚一动，心思似乎已被它知晓，只见它身子一扭，电也似的滑过石板，躲进了另一条石缝里。

我捧起溪水，往脸上浇。水花飞溅到脸上，又珍珠般弹回溪里。我留在溪底石板上的影子，就任意翻卷、褶皱，最后碎成满溪摇晃的碎金子。我一时兴起，干脆脱了鞋，挽起裤管，把脚浸在溪水里。溪水似乎懂得我的心思，化成一股清凉，涌入我的脚心，爬进我的血管，碾平血管里膨胀开的暑热和疲惫。

我的满心的委屈，暂时被搁浅在溪岸上。

我用双脚拍打着溪水，任由它溅到身上，溅到我头顶上的天空去。天空像溪水那样干净、明亮。太阳依旧是明晃晃的，只是好像因为山路难走，它逃得远了点，不再那么刺眼，不再那么感到炙烤。

我收回视线，看向马校长。

马校长叭嗒叭嗒地抽着烟，望着寨子岭的方向，眉头微锁，心里不知想着什么事。

我虽说从骨子里讨厌教书这活，还不停地诅咒走了半天也走不拢的寨子岭，可我并不讨厌马校长这个人，特别是看到他那被汗水打湿的满头白发，在太阳光里熠熠生辉，心里就一阵莫名的温暖，莫名的感动。毕竟，我那些行李，也有好几十斤呢！这一路上坡，我空手都赶不上他。

想起先前没搭理他，不由得一阵脸红。

“马校长，你不洗把脸？”我主动问。

“你洗好了——那我们上坡吧。”马校长答非所问。

我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马校长那副样子，和我父亲挺像，好像心里头随时都装着些什么放不下的事，老是一副忧心忡忡的神色。

或许教书时间长了，都会变成一个样子！我心里顿觉悲凉。

我穿好鞋，马校长已经重新背上我的行李。我本来想说两句客气话，又觉得说了反而更尴尬，便闭了嘴，低了头，背上吉它，跟在他身后，朝岭上走。

石板路因为是横在山腰，呈之字形朝山上爬升，和方才山间的石头路比，倒是平坦得多，走起来不再那么让人揪心，那么让人生怨。路的两旁，全是碗口粗的松树、青杠和枞树。有些树甚至就立在路中间，斜里垂下枝条，像个久别的朋友，含笑等在那儿，要和你握握手。点缀其间的各色小花，便是朋友洒落一地的笑容。

马校长依旧在想着什么，不再找我说话。林子里静极了，我和马校长的脚步声、喘息声就显得格外响，惊醒了一只在树杈里睡觉的松鼠。它探出头，惊恐地朝我们望一眼，吱的一声，便跳到另一棵树上，不见了踪影。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真正见到松鼠。这小家伙，快得跟道光似的。我好奇地睁大眼睛，四处搜寻它们的身影。有时候，明明看到它在一棵树的后面，露出来半个脑袋，可等我绕过树去看，又没了影子。

或许是因为有了松鼠的相伴，这段石板路走起来特别轻松。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出树林，上到寨子岭了。

二

我本来以为，寨子岭这么高，岭上一定是怪石林立，险象环生，会令人胆战心惊一番。没想到上得岭来，放眼一看，视线所及，平整一片。像是有谁拿了把锋利的斧子，平平整整地削去了原来的山头。

岭上树木葱茏，掩映着百十间木薪房子。一缕缕炊烟爬上树梢，扶摇直上，在半空里互相拉了手，缠绕着飞向云端。

“到了到了，先去我家吃饭，再去学校。”马校长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说。

我早就饿了。这一路上来，不知吞了多少口水。一上岭，我就从一缕缕飞去的炊烟里，嗅到了腊猪油的香味。

马校长的家在寨子中间。我们一路走去，不时有人和他打招呼，然后友好地朝我点头。看他们的神情，像是已经知道了我是谁，我是来寨子岭做什么的，可马校长还是会乐呵呵地介绍一句：

“这就是新来的郑老师。”

人们就又朝我点头，眉眼里盛满热情与尊敬。这种表情，我在庙里见过。那些香客跪在菩萨敬香时，就是这种样子。那一刻，突然有某种东西在我心里扩张，我有些飘飘然起来。

几个小孩子悄悄地躲到树后，像林子里遇到的松鼠一样，探出半个脑袋朝我张望。当我们走过时，就听见他们一边喊着“妈妈——妈妈——新老师来了——新老师来了。”一边飞快地朝各自家里跑去。

老师这两个字听在我耳朵里，总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不大真实。好像他们叫的，应该是别人，不应该是我。打心眼里来说，我宁愿去

沿海打工，也不愿当老师。要不是父亲硬逼着——

唉！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突然想到一个滑稽的问题：说不定古时候那些所谓的大孝子，也是跟我一样，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牺牲了自己的爱好、梦想，才成就了一世美名。

我被自己这个滑稽的想法，弄得哭笑不得。

穿过一片竹林，从一扇只剩下两根门柱的朝门进去，就是马校长家。

三间木薪房子，呈倒立的“凹”字形。支撑房子的几根柱子，比水桶还粗。柱子上，挂满了苞谷。苞谷都去了壳，一个连一个捆在一起，在阳光下泛起金黄的慈祥的光。

左面小屋的门大开着，一阵浓烈的腊猪油的香味溢出来。我情不自禁地耸耸鼻子，接连吞了好几口口水，喉结一上一下跳，肚里像装了只青蛙似的，呱呱直叫。

“老张，饭熟没得？摆起吃！”还没进门，马校长就冲屋里吆喝起来。

“熟了的熟了的，就等你们呢！”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

接着，就听见屋子里响起拖动板凳的声响、碗筷相碰的声响——

马校长把我的行李搁在凉厅的磨子上，客气地招呼我进屋。

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每样东西都摆放得很整齐。屋子中间的方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香味四溢，我肚子里的馋虫，一根根全昂起头来。

“来来来，吃饭吃饭。走了这么远的路，肯定是饿坏了。”被马校长叫着老张的女人迎过来说。

“是——张婶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马校长。

“对对对，你就叫她婶吧。甬拘礼，就像自个家里一样。”马校长说。

张婶是马校长的老伴，看上去四十多岁，头发挽在脑后，整张脸就轮廓分明，显得精明能干。

马校长招呼我坐下，张婶便去盛饭。

“你别给他舀苞谷面！”马校长对张婶说。

“晓得晓得，这哪用得着你。”张婶笑着回答。

饭盛来了。我发现，我碗里是白白的米饭，只零星地夹着些黄灿灿的苞谷面，像不小心掉进碗里的一粒粒碎金子。而马校长和张婶的碗里，却正好相反，有几粒米饭，差不多一眼就数得清。

我本来很饿，可从张婶手里接过碗时，突然觉得这碗很重，又好像是我突然之间，失去了吃饭的记忆，连怎样把饭扒进嘴里都忘了。

马校长和张婶对望一眼。张婶嘴角微微牵动一下，极不自然地低下头，下意识地搅动着筷子。

马校长哈哈一笑，说：

“小郑，你可不要多心。我们这岭上，苞谷可是主粮，不跟你舀，是怕你吃不习惯。等以后你习惯了，我光舀苞谷面给你吃。你可别小瞧了它，营养好着呢。就拿今天走路来说吧，我背了几十斤，你空手都赶不上我，这可都是苞谷面的功劳。”

马校长说完，端起碗，满满地扒了一大口苞谷面在嘴里。一边很有滋味似的嚼着，一边招呼我赶紧吃。

张婶也抬起头来说：“吃吧，小郑，不要拘礼，张婶也煮不出哪样好吃的，你就将就吃点。”一边说，一边往我碗里夹了一小片腊油渣。

腊油渣金黄金黄的，散发着咸咸的干香。一些关于它的记忆，便从我心底浮起来，和这温暖的干香汇成一片。

小时候，家里杀过年猪了，妈妈便把整块边油撒上厚厚的一层盐，然后裹成一卷，放进坛子里。搁的时间久了，本来白腻腻的边油，就成了暗暗的金黄色。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妈妈就从坛子里取出裹成卷的边油，切下一小块，放在锅里煎。锅里一阵滋滋声，随即冒起一股烟子，满屋就飘着腊猪油的干香的味道。

每逢妈妈煎油，我就像只馋猫似的站在一边，两个眼球，都快掉进锅里了。油煎好了，妈妈总会把油渣悄悄地铲在一个碗里。等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碗里，总是躲着几小块金黄的油渣。后来被哥哥姐姐知道了，就吵着说妈妈偏心。

妈妈就总会说一句：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哪个叫他比你们都小呢！

我望一眼张婶，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乱蹿。我强忍着，小心地扒了一口饭。这饭好香，我越嚼香味越浓。我吃了二十年的米饭，从来不知道米饭原来有这么香，嚼起来这么有滋有味。

这顿饭，我吃得很慢，也很仔细。每一粒米，我都尽量嚼烂。米饭的香味，从我嘴里沿着食管，滑进胃里，又从胃里流向全身——

三

吃完饭，马校长又背上我的行李，送我去学校。

学校在寨子的东面，是寨子里唯一的几间砖木结构的房子。三间教室在中间，左边独立的低矮的那间是厕所，右边那间靠着教室墙壁搭的偏房，便是我的宿舍。教室前面是块空泥地，算是操场。

马校长摸出钥匙，试了好几次，才打开了宿舍门上那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

宿舍里，靠墙紧挨窗户的地方，安放着一张床。窗户前是一张学生用的桌子，桌子下有个纸箱，桌子前摆着一个方凳。我扫了一眼，发现那张床，其实只是一块门板，四支角上分别钉上一截木桩，算是床脚。

宿舍陈设虽然简陋，却布置得很干净。四面的墙壁上，都贴着白纸。白纸贴得很平很整齐，虽说已经有些微微的发黄，但一点也没有起皱，看得出贴的人很用心。床头那儿，还贴着几张动物剪纸，有棕色的大象、灰色的兔子、黑白相间的熊猫和一只雪白的鸽子。一个个动物都笑眯眯的，憨态可掬。

这小小的点缀令空空的屋子里多出几分热闹，几分生气。

来学校的路上，马校长告诉我，去年分到这里来的，是个叫秦月月的女孩，和我一般年纪，待满一年，便去读教院了。这几幅剪纸，想来就是她的杰作。

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难怪都说女孩如诗，一间毫不起眼的破屋子，竟可以装扮得这样温馨雅致。

或许是因为我即将要住进这间屋子，又或许是因为我想用某种情

节，打发往后无聊而又漫长的日子，望着几张憨态可掬的动物头像时，有某种舒软的憧憬，在我心里隐隐的生长。

空气里，漂浮着一股淡雅的异香，似有似无。

我脱口问马校长：“马校长，学校有秦老师的相片没得？”

“相片？”马校长迟疑一下，猛然想起来似的说：“有有有，在我家里呢，明天拿给你看。”

我突然希望马校长快点离开，天快点黑，明天的太阳快些升起。

马校长帮着我铺好床，把桌子凳子擦了一遍，又从床底下拿出来一个煤油炉子和半壶煤油。他一边擦去煤油炉上的灰尘，一边告诉我，炉子是秦月月留下的，锅和碗在桌子下的纸箱里，我要是饿了，可以煮面条吃。面条和油盐，他都给我带来了。

说到这里，他像变戏法似的，从背篋里拿出半把面条、半包盐巴和一小罐猪油，整齐地摆在桌子上。

我愣了一下，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放进背篋里的呢？

马校长走之前，还是有些不放心，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又拉了拉电灯，亮，才点点头，吁一口气，叮嘱我：晚上睡觉关好门窗，以防蛇虫钻进来。

整个学校，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心里顿时空荡荡的，好像缺了那么一小块。

我走出宿舍，毫无头绪地四下张望。

对面的远处的山头上，有一座高高的铁塔，红红的夕阳就挂在塔尖上，像一盏灯笼挑在那儿，没有云彩相伴，显得孤零零的。三间教室卧在温和的阳光里，像头吃饱喝足的老牛，安详静谧。

我看了一会，甚觉无聊，莫名的烦躁起来，心里翻腾起一股涩涩的味道。

我抑郁地回到宿舍，翻出《百年孤独》，读了几页，一个字也读不进去，只好合了书，斜靠着墙壁，心想睡会，又担心睡早了，会半夜醒来，会无端地想起些鬼怪的故事而倍受惊吓。

黑夜从屋顶上滑下来，垂挂在窗户上，将我的视线剪断。有什么东西从屋顶掠过，啾地响一声，屋子里顿时变得凉飕飕的，我身上便

跟着冒起鸡皮疙瘩。太安静了，我得弄出点什么声音出来。我在房间里来回地走，把地板踩得咚咚的响，数着从门到窗子，又从窗子到门，有多少步。

我数了不知多少遍，也没能数清楚，从门到窗子，到底有多少步。

猛然的，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趴在地上，歪着脑袋往床底下看。我想看看，秦月月除了留下那个煤油炉外，还有没有留下别的东西。床底下什么也没有。我打开桌子底下的纸箱，里面除了一个小铁锅、一把勺子、两个碗、一把生锈的菜刀外，也没别的。我又沿着墙壁，仔细搜索，心里想，或许她会在墙壁上留下一行字什么的。

秦月月真的在墙壁上留下了几行字，就在桌子边上的墙角那儿，是用铅笔写的，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到。

寨子岭

岭在山上

寨子在岭上

月亮捧在手心上

我反复读了几遍，总觉得这应该是一首还未完成的小诗。我苦想了一会，总算想出来几句，便找出笔，在墙壁上写道：

秦月月

月在手上

人在心上

思念堆在墙壁上

我不由得笑出了声，要是秦月月哪天能见到我续上的这几行字，不笑死我才怪。

不过，她肯定是不能见到的了。寨子岭，她是不会回来了，我也会在一年后离开。我还知道有个她，她却不知道后来有个我，就像我不知道后来有谁一样——

我胡乱地想着。无数个对于秦月月的好奇幻想，像一匹匹脱缰的野马，在脑子里奋蹄疾驰，驱散尽心里对于鬼怪的臆想。先前的对于黑夜的担心害怕，便在某种美好的猜测里，逃得无影无踪。

我很想立马能睡着，再睁开眼便已天亮，便可以从马校长那里见

到秦月月的照片。可我换尽了各种姿势，爬着、仰着、蜷成一团——还是无法摆脱秦月月这三个字的纠缠，脑子里总有个混沌不清的影像。

马校长给我介绍学校情况时说过，由于寨子岭过于偏远，从来没有分过老师到这里来。学校的老师，一直是村里能识几个字的老人，而且全是民办老师。渐渐的，这些老人一个接一个该退休了，乡教办没有办法，就和教育局达成一个共识，有愿意到寨子岭工作一年的老师，就可以换一个读教院的指标。

能去读教院，对一个师范生来说，简直就是人生的第二次飞越。有了那一纸大专文凭，就能进条件好点的学校，甚至还有机会参加县城中学的招考。不过，这个指标少得可怜，对于一个既无背景又无钞票的人来讲，连想想都太奢侈。

马校长说的这个情况，让我想起了我签的那个协议。我恍然大悟，心里对于父亲的责怪，便不再如先前那么强烈。

秦月月是第一个得到这个指标的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为了这个指标，愿意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足见这个机会，对她有多重要。对于她来说，寨子岭只是块跳板，她应该如我一样，来时是逼不得已，来了是度日如年。

既然是这样，那她为何又留下了那几行清新的文字呢？

弯弯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挂于窗棂上。等我发现她时，她正探出半个头来，满屋子的张望。她离我是那么的近，好像我一伸手，就能捉住她，把她捧在手里把玩似的。我心思一动，她便已惊觉，羞涩地一笑，缩回头，躲到窗棂后边去了。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墙上的那几行字，一定是秦月月初来寨子岭的那个晚上写的。她一定也如我一般，纠缠于什么事情时，猛然发现了悬于窗棂的月亮。或许，她也曾动过要捉了月亮来玩的念头呢。

因为这个发现，我心里有了个奇怪的念头，我和秦月月的距离，似乎近了一步。

爱情这个词，突然在我心里鲜艳起来。我有些吃惊，如此神圣而温暖的字眼，竟可以在我的毫无边界的想象中生长。

我终于被一种甜美的疲倦击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四

我再次睁开眼，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我刚洗了脸，马校长就来了，他手里提着一个饭盒。

“本来打算过来叫你去家里吃早饭，想到昨天走了那么久，得让你多睡会，就帮你带过来了。赶紧吃，趁热。”

我接过饭盒，有些不好意思。离开家的时候，父亲给了我150块钱。父亲说，我到了岭上安顿好后，就从老乡家里买些粮食，自己做饭吃，千万不能害懒，怕麻烦，而去叨扰老乡。

想起父亲的叮嘱，我对马校长说：

“马校长，你帮我托老乡从乡场里买点米和油吧，以后我自己做饭吃，你就甭费心了。”

我边说边从兜里摸出一百块钱，打算交给马校长。

“这个——这个——”马校长连连摆手，着急地说：“你先把钱揣好，等我买好了再付钱也不迟，你就先到我家将就吃两天。”

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把钱揣回兜里。我看得出马校长的意思，他是想让我长期在他家里吃。这哪能呢？我心里想，就先对付两天面条，大不了周末我亲自去一趟乡场。

等我吃完饭，便有学生陆续来到学校。另外两个老师也来了，马校长就介绍我和他们认识。两个老师都姓马，马校长管他们叫三哥、么哥。

三哥是个秃顶，腆着个圆鼓鼓的肚子，一张圆脸油腻腻的，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马校长说，他除了教书，同时也是岭上的杀猪匠。么哥比较清瘦，戴一副眼镜，蓄着八字胡，颇有几分书卷气。马校长说，他除了教书，还是个道士先生。

让个杀猪匠当老师，这倒是个奇闻。我不由想起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情节来，便多看了三哥两眼。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爸以前是道士，我跟着他认得几个字，岭上没有老师来，我就只好赶鸭子上架了。嘿嘿嘿——”